

和平曙光

TRIED★BY★F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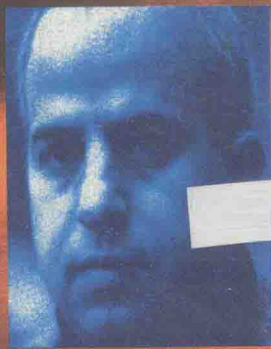
這場戰爭歷時十年之久，然而我們仍心存希望，
因為我們看到了「和平曙光」。

巴薩姆·阿布·沙里夫 Bassam Abu-Sharif

尤齊·瑪奈米 Uzi Mahnaimi ◎合著

朱乃長◎譯

1995年11月4日，
以色列總理拉賓
遇刺身亡，謹以
此書向致力於以
巴和平的他，表
達衷心哀悼之意。





巴薩姆・阿布・沙里夫、尤齊・瑪奈米◎合著
Tried By Fire
朱乃長◎譯

生活空間 ⑪

和平曙光

和平曙光／巴薩姆·阿布·沙里夫，尤齊·瑪奈米著；朱乃長譯。--初版。--臺

北市：幼獅，民84

面； 公分。（生活空間；11）

譯自：Tried by Fire

ISBN 957-530-860-3（平裝）

1.沙里夫-傳記 2.瑪奈米-傳記 3.中

東問題

783.528

84009920

Tried by Fire

Copyright© 1995 by Bassam Abu-Sharif and Uzi Mahnaimi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Youth Cultural Enterprise 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 association wit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copyright in this work
contact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生活空間 ⑪

和平曙光

著

者：巴薩姆·阿布·沙里夫
、尤齊·瑪奈米

譯

者：朱乃長

責任編輯：彭尊聖

美術編輯：鄧宜琨

版權代理：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李鍾桂

公

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六之一號三樓
電話：〇二二三一—二八三一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

門市：幼獅文化廣場

●臺北衡陽店：臺北市衡陽路六號 ☎(02)26110426

●展示中心：臺北市松江路二一九號 ☎(02)50555618

●臺中逢甲店：臺中市逢甲路二之一號 ☎(04)22211111

●高雄復興店：高雄市復興二路一五七號 ☎(07)11011110

印刷：崇寶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二八〇元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74059

ISBN 957-530-860-3（平裝）

序言

八十年代我開始寫關於中東的文章時，心裡不斷琢磨著一個問題：為什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兩個民族，各自都那麼富於感情和天賦，竟然會找不到一條結束他們之間分歧的途徑？

後來，我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人類不是在一張乾淨的白紙上創造歷史的。他們都在某些方面受到從他們父祖輩繼承而來的環境制約。本書講述兩個與眾不同的男人（他們在戰爭中是兩個誓不兩立的敵人）如何從各自的思想模式裡掙脫出來，學會如何去了解敵人遇到的問題，最後終於成了為和平事業奮鬥不息的朋友。

尤齊·瑪奈米是個以色列將軍的兒子。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①第一次參加戰鬥的時候，他還是個年輕的戰士。一九八二年，他參加了以色列尖刀部隊，深入貝魯特追擊亞西爾·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後來他在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門幹了許多年，他的專長是在阿拉伯人裡招募特務人員，替以色列工作，這可是個祕密而危險的工作。

巴薩姆·阿布·沙里夫是最有性格魅力的巴勒斯坦領導人之一。他參與策畫許多引人矚目的恐怖事件，其中包括在一九七〇年把三架民航飛機劫持到約旦道森機場，這一著名事件。他被以色列的特務組織摩薩德看作是非常危險的人物，所以他們在一九七二年把一個偽裝包裹炸彈寄到貝魯特他的辦公室，炸掉了他幾根手指和一隻眼睛。但他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可是尤齊和巴薩姆卻有著兩個共同之處。首先，他們都很愛國，他們兩個都希望自己的國家擁有最美好的東西。當他們在為此而相互作戰的時候，他們對對方越來越感興趣，而且也越來越覺得這兩個民族之間需要進行一次歷史性的妥協。他們的另外一個共同點是，他們是各具特色的叛逆者。

尤齊來自一個軍人家庭。他卻脫離了軍事情報部門，成了個記者。他還親赴突尼斯，去採訪阿拉法特，這是第一次由一個以色列記者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進行的採訪。而且他讓報紙頭版刊載了這以色列頭號敵人的觀點，因此他激怒了許多以色列人。至於巴薩姆，他是巴解裡第一個主張和以色列和談的人，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共同分享巴勒斯坦。他爲了堅持這一主張而遭到了巴解許多人的譴責，他們罵他是叛徒。阿布·尼達爾，巴勒斯坦最最凶殘的派系之一，威脅說要把他幹掉。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和阿拉法特在白宮的草地上握了手。本書著重的不是外交理論或政治家們的

豐功偉績，而是讓我們聽聽親身經歷這場戰火的尤齊和巴薩姆，誠實地講述各自對戰爭的看法；戰士們如何克服了個人的仇恨，化敵為友，共同為和平而奮鬥。這場奮鬥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彼得·大衛

一九九五年二月

註釋：

①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指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由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游擊隊為了解反擊以色列而發動的第四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是按照摩西律法書規定的每年猶太曆提市黎月（Tishri）——即猶太教曆七月，猶太國曆一月，在公曆九月與十月之間，共三十天——的第十天，為猶太人齋戒和懺悔的日子。

前言

貝魯特，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巴薩姆·阿布·沙里夫：

這件事很奇怪。那天早晨，我的所作所為和我的性格完全不一致。平時我大約都在十點鐘到達位於西貝魯特瑪茲拉濱海路的《目標》(Al-Hadaf)雜誌辦公室。那天我六點醒來，我在想加桑，他被害已經兩個星期了。我想念他，因為他不但是我的好同事，而且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七點三十分，我吃完早飯，我的保鏢問我，我們是不是像平時那樣，等司機在大約十點半來到這兒的時候，乘他駕駛的車子去上班。我回答說：「不，我們叫一輛計程車吧。」他勸我別坐計程車，可是我堅持要立刻就去上班。當時好像冥冥之中有著某種命運的力量，正在引導我似的。

那天早晨的郵件送到辦公大樓的時候，我正在翻閱當天的報紙——不在我自己的辦公室裡翻閱，而是在隔壁的收發室裡。我們和黎巴嫩政府有個協議，規定寄給我們的全部郵件，都由黎巴嫩中央郵局負責，用炸藥探測裝置加以檢查以後，才送到我們的辦公大樓裡來。郵件通過檢查炸藥的機械裝置後，他們就會在每個郵件的包裝上蓋一個印章，表明它已經通過了檢查，認為它安全無虞。這一天，郵差把一個褐色的大郵包放在一張桌子上。

「巴薩姆，」他在房間的那一頭叫我，「你有一件禮物——看上去它好像是本書。」我一邊繼續看報，一邊慢慢地穿過房間，到了桌子那兒，低下頭對包裹看了一眼。那個包裹外面，有人用鮮豔的綠色墨水清清楚楚地寫著我的阿拉伯文全名。我覺得驚訝，他在郵包上寫的是我的全名：巴薩姆·陶費克·阿布·沙里夫，甚至連我的朋友在內，很少人知道我的父名「陶費克」。另外包裹上清晰地蓋有那個關係重大的「爆炸品檢查通過」章和日期章。

我很奇怪，想要看看它究竟是一本什麼書。它很厚。信封上的封蓋已經開啓，信封裡的那本書已經露出了一點。我朝信封裡張望，顛倒著觀看書的封面，只見它上面寫著幾個大字：「切·格瓦拉」^①。這使我更加覺得奇怪了。關於格瓦拉的書極少。我只偶然讀到過一些關於他的小冊子。當我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在政治方面還沒有成熟概念的時

候，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個英雄。

當時我仍還站著，右手拿著報紙，左手拿著那個郵包，把它傾側著讓那本書緩緩地從

裡面滑出來。那本書有個硬封面。古怪得很，它最前面二十頁左右的書頁竟還連在一起，沒有裁開。我把沒有裁開的那部分輕輕地擡起來一點。不料我赫然發現，那本書後半部竟是空的。那個空洞裡有兩個連接著電線的炸藥裝置，只要有誰把沒有裁開的那部分書頁稍稍擡起一點，就會引發炸藥而使它爆炸。

我就剛把它擡起來這麼一點點。

註釋：

①切·格瓦拉（Che Guevara，原名 Ernesto Guevara, 1928-1967），生於阿根廷的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卡斯特洛的得力助手、游擊戰專家，曾在古巴新政府裡擔任要職（1959-1965），後到玻利維亞參加游擊戰，受傷被俘，遭到殺害。

第一章

尤齊·瑪奈米：

我祖父的名字叫「沙朗」（意為「和平」），其實他應該在它前面再加上一個「愛」字。他生於一八九五年，正是整個世界都在不停地咆哮著「改革」的那個年代，他的周圍各地，革命風起雲湧。在他七歲那年，有史以來的第一架飛機轟隆隆地吼叫著飛離了地面。當他十歲的時候，俄國的波將金號戰艦發生譁變，軍艦上的大部分軍官慘遭殺害。歐洲情勢平靜無波的外表下，各種勢力暗潮洶湧，動盪不安。鄂圖曼帝國在解體，奧匈帝國在騷動。民族主義的餘燼在世界各地積蓄著力量，醞釀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戰亂。過去主導政治勢力的集團，內部正開始分裂，並逐漸向外擴大。全世界的局勢十分危急，幾乎一觸即發。不久就在塞拉耶佛點燃了導火線，第一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

這個新的世紀處處都和舊世紀作對。在藝術方面，新的世紀產生了抽象主義；在建築

方面，產生了現代主義；新世紀的女人在為爭取選舉權而鬥爭——有時候她們居然還真的贏了。

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像沙朗·克萊納，當然不會甘心留在原地踏步，問題是，他會朝著哪一個方向躍進。到了一九一二年，當他十七歲的時候，他作出了選擇：他躍向了巴勒斯坦。

我們的老家在立陶宛北部猶太人定居區裡一個名叫席夫里的地方。在俄羅斯，所謂「定居區」就是法律規定猶太人非得定居在那兒不可的一個地區，除非你領到許可證，否則你就不得離開那個地區。那個定居區原來範圍廣大，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烏克蘭。儘管如此，它仍然是個與世隔絕的定居區。隨著歲月流逝，這個定居區被限制得越來越小。在沙皇的殘暴統治下，定居區內的猶太人受到了慘無人道的壓迫。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有過一段漫長悠久、惡名昭彰的屠殺和襲擊猶太人的歷史：剝奪他們的財產和金錢；對他們敲榨勒索；任意把他們逐出家園；經常使他們遭受各式各樣的屈辱。在那些猶太人定居區裡，形形色色的限制固然因地而異，但是猶太人到處都受到同樣的歧視和排斥，猶太人不得在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裡擔任公職，他們的子女也不能在公立學校就讀。在沙皇統治下，徵兵法律有個極為殘酷的規定，猶太居民必須從自己的孩子裡選擇當兵人員來湊滿他們的定額。猶太人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他們甚至沒有選擇地方議會議員的權利。他們在年輕時不准結婚。猶太人一定得用俄羅斯語或立陶宛語作為他們正式場合使用的語言。

我的祖父是個難得的例外。他到席夫里的一所希伯來學校念書。他是我們這個家族數百年來第一個會說這種古老語言的人。他自己的父親是個拉比（猶太的法學博士或猶太教會的牧師），只會說意第緒語。等到沙朗長大成人的時候，他不但會說希伯來語，而且還會讀寫希伯來語，就像西元十三世紀的猶太人，或者像西元前三世紀的猶太人那樣。

猶太復國主義的種子，正在播入人們的心田。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遇刺的時候，猶太人受到了指責，爆發了反猶的風暴。被人重新煽動起來的排猶運動，再加上經濟方面的艱難和危殆，引發了猶太人大遷移的浪潮。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有兩百萬名猶太人離鄉背井，永遠告別了祖先世代居住的、位於俄羅斯境內的定居區。

我的祖父就是這些人裡面的一個。

在沙朗長大成人的過程中，他一再回首四顧，極目所及，沒有一個地方的景象使他看了感到喜歡。他只要瀏覽一下他的歷史書籍，就發現猶太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找不到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繁衍後代的處所——除非他們能夠住在自己所擁有的那個國家裡。他無論走到哪兒，都不能以一個自由人的身分，在人前昂首挺胸。他不能因自己是個猶太人而引以為榮。於是他拋棄了他父親的宗教，他蔑視那些逆來順受的人。當布爾什維克放逐了沙皇的時候，他決定放棄自身的猶太人屬性，他要成為一個模範的希伯來人，他要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在那個新的國家裡，沒有受人歧視的定居區；在那個新的國家裡，他會

找到尊嚴和力量；在這個和其他國家一樣平等的國家裡，他要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沙朗有著一個夢。



一九一二年，沙朗對他的父母說，他打算離家出走。即使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這也算得上是個大逆不道的狂妄之舉。他已經籌畫過，如何遷居到一個嶄新的地方，猶太人在那兒有著悠久、古老的歷史根柢——那就是聖地。儘管他放棄了他祖先信仰的宗教，可是他並不認為這會妨礙他把迦南^①看作他天然的、合法的家園——猶太人早在那兒定居，直到羅馬人侵入，把他們從那兒趕了出來。歸根結柢，他畢竟還是一個猶太人。

沙朗把這塊嶄新的地方稱作「以色列的土地」。世上其餘的人，則把它叫作巴勒斯坦。

當時他尚未成年，所以他還需要父母的同意方能離家外出。他的父親堅決不同意他離開，也不肯在任何方面給予他幫助。可是沙朗的母親，我的曾祖母，理解他迫切想要過一種自由人生活的願望。她以兒子出外探親為由，到當地警察頭子那兒替兒子辦了出境手續。那個對猶太人特別苛刻的傢伙，乘機勒索了一大筆賄賂，才肯在相片背後簽上他的大名，證明相片和本人確實十分相似。沙朗帶著這張原始的沙皇時代的護照，踏上了有史以來影響最為巨大的征途之一，他不願回頭。

他乘上了火車，經過維爾紐斯和明斯克，然後穿過整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直到黑海邊上的敖德薩。他從那兒搭船去了聖地。

那艘輪船先載他渡過黑海，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後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馬爾馬拉海。船兒越是向前航行，天氣變得越來越溫暖，它所停泊的港口，也變得越來越富異國情調——到處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羣，到處都是噁哩呱啦的異鄉人語。沙朗在船上生平第一次領略到真正的自由滋味——覺得自己無拘無束，就像那些正在船尾上空翱翔盤旋的海鳥一樣。他乘船穿過了達達尼爾海峽，來到一片澄碧的愛琴海，最後終於進入地中海，到達他的目的地：那就是位於今日以色列海岸上的雅法港。

一個男孩，緊緊地抓住他母親爲他裝滿寒衣的那只箱子，從渡輪上下來，跨入了一九一二年夏的三十八度高溫。沙朗的所見所聞，和他所接觸到的那些東西，無不使他驚慌失措。那炎熱，那嘈雜，那灰塵，使他一籌莫展，難以應付。碼頭上到處都是阿拉伯人，裹著具有民族特色的頭巾，穿著寬大鬆垂的風帽斗篷。漁夫，買賣人，街上的攤販，叫賣著各式各樣東西的小販，發出一聲聲他一點也聽不懂的叫喊。除了海港以外，整個城市似乎到處都是陰暗、狹窄的巷子，它們沿著一座小山，七曲八彎地盤旋而上，使他走得頭昏腦脹。他覺得一切都那麼新奇。連太陽都自說自話，毫無節制，一眨眼就沈入海裡，大白天霎時成了黑夜。沙朗從來沒有見過番茄，更別說吃過。一個阿拉伯小販給了他一個，他咬了一口，嚼了起來，發現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就以爲它內部已經腐爛，趕緊把吞在嘴

裡的東西吐在地上，一面還噁心得連連作嘔。

沙朗在旅客招待所休息了兩夜，就和其他幾個有著和他一樣想法的先驅聚在一起。關於他們未來的目的地，他們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他們連一張地圖都沒有。這些來自不同角落，滿臉洋溢著憧憬和朝氣的探險者們，於是面向著東方，徒步出發，進入巴勒斯坦的腹地——伴隨著他們的只有希望。

經過幾天累斷筋骨的跋涉，穿過艱難行程裡那段最為艱難的旅途，他們到達了加利利的北部。它距今日的黎巴嫩邊境只有數英哩之遙。他們在那兒見到的，是他們在思想上毫無準備的一幕幕情景。

他們受過的教育，是他們唯一的經驗。可是，他們為自己裝備了一種了不起的決心：過去的猶太人遊手好閒，他們現在要辛勤耕耘；過去的猶太人為了一文錢就會爭得面紅耳赤，他們現在要老老實實地依靠種田來掙錢過活。我的祖父以前從來沒有摸過鋤頭柄——他甚至可能連鋤頭也從來沒有見過。他在波羅的海邊長大，只懂得捕魚為生，卻不知道如何耕種莊稼。他在進行一種非同小可的嘗試，幾乎是一種不可能成功的嘗試；打破歷史的模式和常規，通過一代人的努力，把一個古老的民族，硬生生地改造成為一個嶄新的民族。新世紀裡產生的狂熱激情，在他的血液裡鼓譟騷動，無從遏止。他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爲了破釜沈舟，索性把自己的姓氏「克萊納」都棄而不用。他借用他在加利利北部試種的第一英畝土地的名稱「瑪奈姆」作為自己的名字，叫自己為「瑪奈米」，這個《聖經》

上的名字，在英語裡只是「兩個營地」的意思，「兩個營地」是個相當古怪的名字——即使他想以此來表示自己想要成爲一個新的、堪稱模範的希伯來人，但還是令人覺得挺古怪的。

可是它一直傳到了今天：他老人家的孫子，我的姓氏仍然是「瑪奈米」——「兩個營地」。

瑪奈姆是位於戈蘭高地山腳下一片蚊子猖獗、無人問津的鹽濕地和沼澤。它在大馬士革和瑟法特古城之間的那條道路邊上。沙朗和他的同伴們就在那兒紮下了營。

可是他們完全失望了。在他們的夢裡，約旦河流得又快又急——就像家鄉那些寬闊的俄羅斯河流那樣，穿過長滿了色澤金黃、枝葉招展的肥沃玉米田地。在他們的夢裡，樹上碩果累累，以致樹枝不堪重負而呻吟不已。而且，還是在他們的夢裡，這兒還該是盛產牛奶和蜂蜜的地方。然而，事實上大謬不然。當他們終於抵達了這片夢寐以求的迦南樂土時，站在那條曾在《聖經》裡提到過的河邊上翹首眺望，卻發現它不是一條河面寬闊、波濤湍急的大河，而是一股略帶鹹味、灰褐色的涓涓細流，可憐巴巴地彎來繞去，緩緩地穿過一片無法滿足的沼澤地帶。

這塊地儘管其貌不揚，曾兩度有人前來試圖開荒，而後又被人拋下——他們發現它完全長不出莊稼，可是，雖然土地貧瘠，氣候嚴酷，當地的景物卻並不完全空寥寂寞。那兒偶然會有騎在馬背上、過著半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出現在他們面前，朝著他們的營地揮舞

著手裡的燧發槍，偶爾還會開上一槍，然後重新消失在無邊無際的荒野之中。我的祖父身邊帶著一點錢，幸虧如此，因為他需要這些錢來維持頭幾個星期那可怕的日子。這個團體所作的耕耘嘗試，以一場災難告終。他們這個小小的羣體大家湊錢買了一些基本的耕耘工具，然而，那兒的土地没法耕種，它既不肥沃，又無法排水和治理。他們爲了想要在當地得到一點乾淨的飲水，就得和那兒的阿拉伯居民幹上一架。再加上氣候異常惡劣，冬天冷得結冰，夏天炎熱炙人，使他們由於中暑而痛苦不堪。他們和阿拉伯人言語不通，無法交談。他們的日子過得極爲淒慘。

在那兒生活了一個年頭行將結束的時候，他們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和沙朗一起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每十個開拓者裡面，就有九個人放棄了或者死掉了。有些人死於瘧疾、斑疹傷寒和霍亂，也有人自殺身亡。儘管他們無法應付新的生活環境，他們卻不願回去向他們的父母，以及向他們自己，承認失敗。他們寧可死去，也不願屈服於嚴酷無情、猙獰凶悍的現實。

我的祖父和幾個頑強地活了下來的人發誓絕不罷休，他們要和惡劣的環境和氣候繼續較量，奮鬥不息。他們設法使自己逐漸適應。他們仿效周圍阿拉伯牧民的生活方式，從當地蠻荒世界裡學會應付嚴酷環境的手段。他們學會了騎上阿拉伯野馬，購買了一些槍枝，在穿著俄羅斯襯衫的胸前和肩上，斜掛著裝滿了晶亮彈夾的長長子彈帶。他們爲了要保護自己的頭顱，不讓夏天的烈日烤炙，在頭上裹起了阿拉伯頭巾，還爲了使自己免於阿拉伯